



江畔歌声起

□王治刚

周日下午,我独自到綦江边溜达。忽然,前方隐隐约约传来唱歌的声音,细听,还有人在伴奏。我不禁加快脚步。绕过一个弯,只见一方观景台上,七位老人正在演出。这方台子二十余平方米,近半的位置被旁边那株黄桷树遮着。两位拉二胡的挨着坐,手指动作如一,连那严肃的神情都十分相似。一位弹琵琶的,显得很潇洒,手指熟练地拨弄琴弦,清亮的音符在空气中飘荡。还有一人敲小鼓,招式简单反复,他却一脸沉醉,众人的节奏,都由他的鼓点引领。

唱歌的有三人,一人主唱,两人等候。正唱着,是一位大妈。她穿着一件时髦的羽绒服,唱的是《山歌好比春江水》。嗓子虽有些沙哑,但感情充沛,音调也准,便能想见她当年在地方上的风采。

“唱山歌哎,这边唱来那边和……”

歌声向四围飘荡,与周围的人、周围的景相映衬。一江流水悠悠淌过,调子都跟着轻快起来,也不知是歌声应和着流水,还是流水应和着歌声。大妈边唱边望着江水,像是在回忆过往。阳光照在她身上,她唱得更加用情。

一曲唱完,掌声稀落,却格外真诚。接着上场的,是位大爷,背有些驼。看得出,他早已按捺不住。只见他清了清嗓子,报出曲名:《红梅赞》。前奏响起,是那熟悉的旋律。大爷一开口,雄浑苍劲的声音竟与他的外形有些反差。我看到,他的脊背,在歌声里一点点试图挺直。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

大爷的目光掠过人群,望向右上方的石壁。那里,几株红梅开得正艳。我不禁想,大爷选曲还真是应时应景。旁边那位大妈受歌声感染,也轻声跟唱。那石壁上灼灼的红,在他滚烫的声音里,愈发鲜亮,愈发温暖。

听众们静静地听,少有走动。一位年轻母亲抱着熟睡的孩子,在人群外轻轻摇晃。几个民工模样的汉子,坐在水泥台阶上,目光专注地望着歌者,仿佛自己也想上场唱一曲。这里没有舞台与观众的界限,你投以乐声,我报以驻足。歌者自得其乐,听者从歌声中汲取欢愉。

夜幕降临,人群陆续散去,老人们收好乐器,低声相约下次重聚的时间。

我也起步离去。回望,在深蓝的天幕下,那株黄桷树已成浑然一体的墨团。江水不息,带走了“春江水”的吟咏,也带走了“红梅花”的遥想。可我知道,只要树在、江在、人在,那些动人的歌声,总会在某个晴好的午后,再度响彻江畔。

狮溪油菜花节有吟

□姜义华

(一)

吾欲拈芳三百亩,织霞裁锦挂层霄。
九重天上谁同赏?千里明黄浪涌潮。

(二)

杨二坳前观坝上,明黄满目浪翻翻。
云霞烟火几千载,谁把高腔覆故垣?

(三)

千亩明黄谁剪裁,铺金惊得李花开。
一河盛满三山碧,心在狮溪诗自来。

(四)

祥云绕牖福留痕,流水驮春入故屯。
三万金黄喧笑语,高腔唱绿小山村。

(五)

霞绕飞天洞,烟萦雪瓦房。
极眸川野上,千亩菜花黄。

(六)

驻足狮河畔,偷亲鱼米乡。
三千诗韵里,和风系暖阳。

(七)

微风拉笋韵,撞入客人怀。
舀勺狮溪水,催青干木台。

(八)

一粒梯田米,三千乡味依。
问君何缝缝?最爱白天晖。

(九)

喂根新米皮,搓绿钓春熙。
莫拈沾云手,吓酣花一枝。

春山如笑

□张绍琴

来。忽听有人惊呼,循声望去,一树早樱开得繁盛,映着午后的阳光,好似披了一件金色纱衣;粉白的花瓣儿在微风中轻轻颤动,像小姑娘露出羞怯的笑意。

上山腿发软。走走停停,身上已出微汗,行人大多脱了外套,或系在腰间,或搭在臂弯。走到摸儿洞时,两对年轻夫妇看着那四个字打趣:“已经有两个儿子了,不敢随便摸了,听说很灵的。”走过一段接近九十度的陡峭石阶,山顶净音寺的飞檐终于在树梢后露了出来,仿佛高扬的手臂,向行人招手。走近了,一股幽香袭来,丝丝缕缕钻进鼻尖。原来是寺边一树腊梅,花朵缀立枝头,半透明的黄,如蜜蜡雕成,浓郁的暖香,仿佛把冬天最后一点寒气都融化了。大殿里传出的梵音,与这香气相融,让人心旷神怡,恍若置身仙境。旁边的树枝上挂满了红的、黄的祈福带,在风中飘拂,像一簇簇跳动的火苗。

前行百米,经过光明殿和药师殿,便是舍身岩。远远望去,岩壁侧面形似鸡头,故此山又名“鸡公嘴”。舍身岩上方状如船形,坐落在两座孤峰之间,峰与峰之间为深谷,看上去像一座天然桥梁,便是人们所说的“阳桥”。阳桥观景台,是观赏古剑山的绝佳之处。阳桥之上,人潮涌动。

举目远眺,夕光炫彩,丘壑连绵,整个古剑山秀丽的山川景色尽收眼底。若是云雾缭绕之日,山峦被一层白蒙蒙的云雾笼罩,站在阳桥之上,便会生出腾云驾雾、飘然若仙之感。

桥两侧的铁链上,密密匝匝挂满了锁,新的旧的、大的小的,在日光下闪着金属光泽。风吹过,满桥的锁轻轻相触,发出叮叮咚咚的声响,似在替许愿的人轻声诉说。一对年轻情侣,正合力将一把同心锁挂在铁链上;一位老人带着孙子,把一条黄色许愿带系在枝头。挂一把同心锁,许一生相守;系一条祈福带,愿万事顺遂。他们脸上,都有着相似的虔诚与欢喜。

宋人郭熙说:“春山澹冶而如笑。”古剑山层层叠叠的绿与不时绽放的花,看上去真似带着一抹温温浅浅的笑意。

下山时,日头已经偏西。来往游人依旧络绎不绝。握着登山杖的老人、拿着风车玩具的孩子、捧着香烛或是已祈福完毕的人,脸上都荡漾着春天般的笑容。春山如笑,或许是山在笑,更是登山的人,心里揣着一个春天,笑意便从眼里、从嘴角,满山遍野地弥漫开来。



蔡风

《燕歌蝶舞 春半情长》(剪纸)

□简贵莲

捡风筝的人

□杨力

时候也得让一让。”

我似懂非懂,捡起箴片,照着他的话,不再用死力硬拗,而是顺着竹纹,在火上悠悠转动。渐渐地,那架弩的竹子,竟真温顺地弯成了一弧恰到好处弯月。

绑十字架最见功夫。棉线要勒得紧,又不能紧到把竹箴勒出深痕。我最早绑的风筝,常常头重脚轻,一拎起来,脑袋就往一边歪。祖父便说:“找它的‘心’。东西都有个心,平衡了,就站稳了。”

他粗糙的手捏住骨架交点,轻轻调整线的松紧,左右端详,像给婴孩把脉。忽然某一刻,他松开手,那歪扭的架子,竟稳稳悬在他指间,不偏不倚。我那时不懂,后来才明白,他找到的是支点,是让一切矛盾得以和谐共存的那个微妙的“度”。

糊纸是最快乐,也最需耐心的一步。刷浆糊要匀:多了,纸会皱;少了,粘不牢。纸要轻轻覆上去,从中心向四周抚平,赶掉每一个气泡。我第一只成功飞起的风筝,就是用一张写满字的毛边纸糊的。透过薄薄的纸背,还能看见反面我练字时歪扭的笔迹——“上”“大”“人”。这些墨字,便成了风筝隐秘的筋骨。

系提线是最后的点睛,是赋予风筝灵魂的一步。线拴在骨架的三个点上,长度要反复调试:太短,风筝冲不上去;太长,

便在风里乱滚打转。祖父教我:拎起提线,风筝面应微微迎向你的脸,像一副渴望出发的模样。那根线,是牵扯,也是引导;是束缚,也是全部自由的来源。

终于等到一个有风的午后。风浩浩荡荡吹来,把麦苗吹成一片颤动的绿海。我举着风筝,逆风奔跑,不断拽线、放线……它跌跌撞撞,几次要坠下来,又被我猛一拉线救起。风似是懂了他的默契,稳稳托住了它。它越飞越高,越飞越稳,渐渐融进湛蓝的天空,只剩一个小黑点。

如今看公园里孩子们放着从商店买来的鲜艳风筝,它们确实飞得很高、很稳。可我知道,有些东西,是飞不上去的。

那削竹箴时屏住的呼吸,那熬浆糊时升起的麦香,那绑骨架时寻找的“心”,那系提线时揣摩的“度”,还有祖父那句“顺着它的性子”,都沉甸甸地留在了地面上,融进了我的骨头里。

我成了一个捡风筝的人。在记忆的春风里,一遍遍捡起那只用旧报纸和童年勇气糊成的、歪歪扭扭的“瓦片”风筝。然后,顺着生活的性子,在风里,让自己一次又一次地飞起来。

线那头传来的力量告诉我:所有让过的劲、寻过的心、调过的度,都不会白费。它们,都成了托起我的风。

春雪

春天里来一场雪
妖娆里尽是雪白的浪漫

李花在枝头戴上雪帽
白皑皑原野
把春的消息轻轻隐藏

梨树头顶飘来飞雪
雪霁天净
芽抱奋力一搏
已挣脱残冬最后的桎梏

一场春雪醉了人间
时光记住了早春
雪融的声响引领新春启航

春风

轻轻地,抚摸大地
带着冬日与暖阳的密约
细语呢喃
唤醒沉睡了一冬的种子

细语如画笔
溪水活了
地上长出新绿
枝头绽放出艳丽

轻盈春风是爱的信使
穿行于枝头花瓣间
游走在旷野阡陌里
牵手生命循环的律动

春风轻轻一撩拨
大千世界早已活色生香

春雷

天空一声霹雳
拉开一场音乐盛会
雷声伴着雨声
唤醒了大地上沉睡的生灵

电光忽闪,雷鸣阵阵
来自天籁交响
送来上苍馈赠的大雨倾盆

雷鸣穿天破地
旷远宏大又近在咫尺
让世界上丑恶销遁
扶自然良善蓬勃生发

春雨

雨滴轻柔
像随风飞舞的花絮
在山峦大地若隐若现
朦胧又妩媚

雨丝如一把梳子
给柳树打理万千心事
更是一味迷药
醉了桃花梨花油菜花
还引来蜜蜂纷飞

潇潇春雨
农人们满怀欢欣
田野开始披上绿衣

(一)

油菜花如愿当选为乡村报信员
翻过一垄又一垄田埂
漫过草野、山坡
准时将一封封金黄的信件传递——
一场密密集集的花事正在赶来

(二)

从一苞幼小的绿胚蓄分化
每天一点一点膨大
轻启小口显色
至孕育出一张粉嘟嘟笑靥
那株山茶花一定细数过
要历经多少秋霜冬寒
才恰好赶在春天
做了母亲

(三)

也许是某夜星子点点
无意坠入春山
只等惊蛰雨丝点亮
便开作树树紫叶李花雪

(四)

邻近的你喊我,我喊你
一朵唤醒一朵
相隔远的就交给蜜蜂,蝴蝶或风
口今名:桃花朵朵
直到整片桃林一齐沸腾

春天四序章(组诗)

□黄玉文

三月花令(组诗)

□江琳